

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

束定芳

提要: 本文作者认为,隐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中的隐喻是人类隐喻性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语言中的隐喻是一种以词或句子为焦点,以语境为框架的语用现象。隐喻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语言层次上。语境是确认和理解隐喻的重要依据。隐喻意义是两个类属不同的语义场之间的语义映射。隐喻最重要的语义特征包括:矛盾性、模糊性、不可穷尽性、系统性和方向性等等。

关键词: 隐喻, 认知, 语用, 语义特征

Abstract: Metaphor is basically a cognitive phenomenon. Linguistic metaphor, which occurs on various linguistic levels and takes words or sentences as its “focus” and context as its “frame”, is the result of and tools for human metaphoric cognition. Whether a metaphor has occurred and h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is entirely dependent on contex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mantic features of metaphor include: literal contradiction, fuzziness, inexhaustiveness, systematicity, directionality, etc.

Key words: metaphor, cognitive, pragmatics, semantic features

(一) 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

1.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用于修饰话语的修辞现象。

然而,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在人类其它的文化和艺术活动过程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隐喻的存在。

对隐喻认知特征的阐述,在隐喻研究传统里最早、最系统、最明确的是理查兹(Richards, I.A., 1936)。理查兹指出,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the omnipresent principle of language)”。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其实还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人们的日常生活会话中充满了隐喻,即使在严密的科学语言中隐喻也随处可见;哲学越是抽象,越需要借助隐喻进行思考。语言史学家告诉我们,用来描写人类精神活动的词语几乎毫无例外是借自描述物质活动的词汇的。

理查兹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隐喻,我们的口头交际中平均每三句话中就会出现一个隐喻(Richards: 92)。

理查兹对隐喻的理解是宏观的。他把我们通过另一种事物来感受、思考某一事物,如把一座房子看作有一张脸和表情,也认为是一种隐喻过程。理查兹指出,传统隐喻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intercourse),是语境之间的互相作用(transaction)。人的思维是隐喻性的,它通过对比而进行,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Richards: 94)。

关于隐喻的这一认知特征,方达尼尔(P. Fontanier, 1830)也有所论述。他指出,辞格(figure)。图像和意象具有同源关系。辞格与诗歌一样,都是诗意想象的结果。“诗歌关注相似性甚于真理。它致力于创造辞格,使其语言富有色彩,将其转化为意象和场景,转化为一种活生生的、会说话的画面。”(Fontanier: 181)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与隐喻相像的辞格都能呈现一幅可感觉的或可视的意象。这里,方达尼尔已经感觉到了“看到”和

“看作”的区别。我们可以说,“to figure”(用辞格)总是意味着“to see as”(看作),不一定是“to see”(看到),或“to make visible”(使看到)。隐喻作为一种辞格,实际上就是将某类事物看作另一类事物。

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G. & Johnson, M., 1980)也认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pervasive),不但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用来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 1980: 4)。他们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 5)。

根据这一定义,隐喻就不单单是一种语言现象,因为语言只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都是人们认知活动的产物。绘画可以作为隐喻,它们的各种设计,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都具备意义。各种线条、形状、式样都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感情,赋予我们的信仰、怀疑、希望、需求和理想以实体和形式。设计也是一种交流,是创造一种式样,表达一种思想或情感。在各种设计中,建筑设计最具隐喻性。罗马式使人回想起十字军、拜占廷和东方;哥特式的大拱门和玻璃表达了中世纪的宗教狂热;巴洛克建筑的恢宏和辉煌代表了17世纪的思想。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在绘画、音乐、小说和电影方面的思潮曾经风靡一时。超现实主义大量使用隐喻,它所创造的形象并非现实中具有因果关系的实际经历。超现实主义的隐喻是人类内心世界的描述,表达了20世纪人类灵魂生活的现实:梦、幻觉、焦虑、痛苦等等。

因此,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在本质上是人类一种理解周围世界的感知(perceptual)和形成概念的工具。如果语言表达的概念是隐喻性的,通过视觉手段表达的同样的概念也是隐喻性的。语言中的隐喻产生于隐喻性思维过程,反映了人类大脑认识世界的方式。隐喻是我们探索、描写、理解和

解释新情景的有力工具。如,科学中的模型,声学理论中的波浪理论,心理分析中的层级模型,社会学中的有机物模型等。这些模型显然有其局限,但可以起到刺激想象力的作用。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已知的事物来理解未知事物,或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已知的事物。文学中的隐喻常常利用全新的观点来重新描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

2. 语言中的隐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结果与工具

人类使用隐喻,可以分出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被动就是人类在认知事物时,由于思维能力的限制,或者由于语言中缺乏现成的词语或表达方式,不得不用另一种事物来谈论某一事物,其结果就是隐喻。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始人一种典型的思维特征是“身体化活动”或“体认”,即把人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如山有“山头”、“山腰”、“山脚”;树有“树冠”、“树身”、“树脚”等等。所以恩玻乐(Embler, W, 1966)指出,原始思维时期,“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Embler, W.: 49)。

维尔莱特(Wheelwright, P., 1962: 148)指出,原始时期的拟人手法并不是一种有意或者好玩的事,不像后来的诗人是为了文学游戏或者使得文字显得生动而把月亮称作“女人”,把时间称作“父亲”。原始人并不像我们现在一样,已知一个无生命的世界,他拥有的世界不是一种有生命和无生命截然分界的世界,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不清的世界。他的世界潜在着生命。周围的动物,神圣的地方无处不显示着涌动的生命。同时,当时的语言中也很少有表达抽象概念的词汇。因此他对世界的描述不可避免地要借用描写人本身活动的词语。

所谓主动使用隐喻的情况,就是使用者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两种事物之间的差别,或者语言中存在着现成的词语或表达法,但为了更好地传达他的意思,获得更好的交际效

果,他选择用另一种事物来谈论某一事物。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了更好地揭示某一类事物的特征,往往也借助隐喻。例如,本世纪20—30年代,心理学家讨论神经模式(neural pattern)时,把神经系统想象成一种复杂的道路网络(如主干道、岔路、小路等等),有些路经常被走(如旧思想和反应),有些不大有人走(如新思想);20年过后,神经系统被想象成一种复杂的电话网络式组织结构,信息通过主交换机传达到机体的各个部位。60年后,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把人类神经系统想象成一种由电子装置控制的模仿生命的自动机器。

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说是不同语言隐喻的更替。19世纪末,历史比较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生物体,一种有生老衰死过程的有机体。本世纪初,索绪尔把语言系统看作一盘棋,个体的价值取决于在系统中与其它个体的关系。50年代后期,Chomsky把语言能力看作是一种发展蓝图,等等。

主动使用隐喻,一方面可能因为所要认识的事物过于抽象,通过将抽象事物具体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达所谈论事物的特征;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话语的表达力,取得更好的修辞效果。如人的大脑曾经被称作是“黑箱”,因为人们无法理解它的工作方式,将大脑看做“机器”,可以帮助人们揭示大脑的某些特性。同样,在Martin Luther King的*I Have a Dream*的著名演说中,演说者使用了大量的生动隐喻,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认知和修辞效果,如beacon of hope, flames of withering heights, long night of captivity,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the bank of justice, great vaults of opportunity, riches of freedom, luxury of cooling off, 等等。

与此相反的一种做法是话题的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假如某一事物是一个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事物,为了揭示该事物尚未为人所认识的某一特征,使用者可能会有意地用一相对陌生的事物来说明它,形成一种“新奇的”隐喻。这类隐喻在诗歌和散文中尤其多见。例如:

- (1) 雕塑是凝固的思想,是立体的音乐,是心灵之花的写照,是跌宕的故事和飞扬的情感在空间的定格。

(赵丽宏《为石头流泪》,《文汇报》1995.3.9)

- (2) Metaphor is a solar eclipse.

这是一个某些隐喻研究者创造出来的隐喻。solar eclipse(日食)是一种天文现象,相对于隐喻研究者们熟悉的隐喻来说,它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但通过“日食”的主要特征——“部分明亮,部分黑暗”形象地揭示了隐喻的“说明某类事物的某方面特征,却掩盖了其它方面的特征”的重要特点。

同样,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人们熟悉的大海被描述成具有不同性格的人或场所: the furrowed sea, the deep-mouthed sea, the pretty vaulting sea, the imperious sea等。

(二) 隐喻是一种语用现象

莱布尼兹指出,定义某一事物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名词性定义(nominal definition),另一种叫真实性定义(real definition)。前者可以帮助我们辨认某一事物,而后者告诉我们该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传统修辞学对隐喻的定义是名词性的。由于传统修辞学只关心隐喻的辨认,因而也就只能停留在对此进行分类的层次上。当修辞学试图发现隐喻的产生机制时,它已经超越了词的层次,进入了话语层次。有关隐喻句的理论就成了隐喻意义产生的理论。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把语言作为一个纯一的系统。但只有考察言语和语言的冲突,我们才能发现语言的创造性。我们知道,隐喻涉及到意义变化。而只有在言语中,在

语言的具体实现过程中,意义变化才可能出现。当隐喻不再新鲜时,它就进入标准用法,成了用熟的词语。这样,语言和言语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开始的多义相当于语言,活的隐喻相当于言语,成为日常用法的隐喻代表言语向语言回归,其后的多义相当于语言。

我们知道,针对隐喻的话语特征,布莱克(Black, M., 1962)曾经提出了 focus(焦点)、frame(框架)两个概念。布莱克认为,隐喻出现在句子中。一个句子中只有部分词用作隐喻,其它部分用作字面理解才能构成隐喻,如果整个句子都是隐喻性的,那就成了谚语。这样,作隐喻性理解的词或词组就是“焦点”,而作字面理解的其它部分就是“框架”。

布莱克把隐喻看作是一种句子以上的话语现象,这比传统修辞学把隐喻作为一种字词之间的意义转换的做法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将隐喻限于句子层次也有其困难。隐喻是一种在更广阔语境出现的一种话语现象。请看下面一句句子:

(3) The old rock is becoming brittle with age.

孤立地看,这个句子既不是隐喻,也不是非隐喻。因为我们不知道话题是什么。按照布莱克的标准,因为其中并不能分辨哪些词是隐喻性的,哪些是字面意义的,那就不可能是一个隐喻。但是,如果这句话是用来谈论一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的,即话题是一位老教授的话,那么它只能作为隐喻句来理解。因此,这里,句子是“焦点”,而语境成为了“框架”。布莱克原来对隐喻的定义必须修改才能反映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况。同样,并非所有谚语都是隐喻,有些谚语,如“老虎屁股摸不得”,如果是在与老虎打交道,如在动物园里告诫游客不要随便沾惹老虎时,就不是隐喻,但如果话题是人,即不可惹某人,那就是隐喻。因此,所谓隐喻,主要是因为所用语言字面意义与语境发生冲突时所选择的与语境相符的另外一种理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4)

记者:太平洋复兴会不会在未开始前就结束了?
李光耀:不,怎么会呢?你被第一阵台风吹袭时就说它已经结束了。这阵台风是非常令人不安,但它带来许多雨水并且净化了河流。它将会平息下来,新的芽苗也会生长出来。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

在这段访谈中,话题显然是亚洲的金融危机。但李光耀回答时谈的却是“台风”,初看并不搭界。但细想,其实这是一个隐喻,话题是金融危机,载体是台风或者气候,或者说,“焦点”是台风,而“框架”是金融危机。

隐喻是一种话语现象。孤立的词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为隐喻。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判断一个词是否用作隐喻。隐喻出现的最小单位可以是一个词,如某人在评论一场足球比赛时嘴里蹦出一个词:

(5) “臭!”

在这一特定的场合,这个词是个隐喻。其话题是球赛,载体是“臭”。“焦点”是“臭”,“框架”似乎难以确定。源域是“气味”或者“嗅觉”,目标域是“球赛”。两者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领域,说球赛“臭”是在字面意义上是说不通的,因为球赛不可能具有气味。这显然是一种隐喻用法。与此相反,如果同一个人,在闻到刺鼻的臭鸡蛋时说了一个“臭”时,它就不是隐喻,而是字面意义的用法。

(三) 隐喻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的互动

1. 隐喻与语义场

从词源角度看,英语“metaphor”一词来自希腊语,“meta”含有“across”的意思,“-phor”或“pherein”表达“carry”,所以,“metaphor”原意为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一种转换。这就隐含着隐喻必须涉及两种事物。一个作为出发点,一个作为目的地。理查兹将前者称为 vehicle,后者称为 tenor, Lakoff 等人称前者为 source,后者为 target。汉语中将此分别称为“喻体”与“本体”。如:

(6)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其中“建筑”是本体，“音乐”是喻体。但是，很多情况下，两者并不同时出现，有时只出现喻体，如：

(7)《爱惜这块“唐僧肉”》（《文汇报》新闻标题）

标题中并没说明什么是“唐僧肉”，即没有出现“本体”或“话题”。但引号的使用则预示着“唐僧肉”的非常规用法。这种省略本体的情况在新闻标题中十分常见。它不但可以造成一种语义上的“错置”，一种悬念，使读者产生要读下去的兴趣，同时还巧妙地利用读者对“喻体”的熟悉程度，来说明和强调本体的特征和意义。

因此，隐喻涉及两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特殊的语义网络，或者说不同的语义结构特征。例如，在婚姻这个语义领域，典型的事件图式包括：选择对象，结婚，丈夫，妻子，离婚，欲离不能，分割财产……；同样道理，股票市场的典型事件图式包括：选股，买股，抛股，欲抛不能（套牢），交割……等等。婚姻和股市这两类不同的事物构成了各自的语义场。如果在谈论某人的婚姻状况时我们说：

(8) 他现在被套牢了。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解套。

我们就把这两个词不同的语义场联系在一起。所以，隐喻中两类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两个不同语义场之间的对立和对比。就像冰山一样，实际出现的词语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下面隐含着整个冰山，整个语义网络。

然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即其中某一领域用来说明另一领域。被说明的领域称作目标领域（target domain）（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Turner, 1987），说明的领域称作源领域（source do-

main, 或 donor domain）。隐喻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源领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领域，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目标领域特征的目的。

2. 隐喻意义是两个语义场之间的语义映射

我们知道，理查兹和布莱克的“互相作用理论”是专门用来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的。传统修辞学注意到了喻体和本体之间相似性对构成隐喻的作用，也发现了相似性程度与隐喻效果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传统修辞学并不关心喻体的某些特征是如何转移到本体上去的，换句话说，传统修辞学注意到意义发生转移的现象，但它并不关心意义是如何发生转移的，它更无法解释在隐喻出现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相似性的事物居然也可构成隐喻，即隐喻也可创造相似性。而对隐喻这一认知特征的解释恰恰是现代隐喻学致力探索的重点之一。

布莱克互动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隐喻聚焦在个别的词或词组上，但是，隐喻效果的达成取决于它与同一话语中其它词或词组，以及语境的关系。

心理语言学实验发现，隐喻涉及到语义的转移。这一转换带有方向性。一般情况下，喻体的有关特征被转移到本体上。如果这类转换经常发生，这些语义特征将成为本体的一部分，隐喻性逐渐削弱，隐喻词将逐渐成为所谓的“死喻”，但这一死喻仍然具有复活的可能。

隐喻是以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义转移的基础的，以英语中的“information highway”为例，喻体域—highway 与本体域—internet 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如：

HIGHWAY (Source)

highway

space

vehicles

goods transported

INTERNET (Target)

transmission pathways (cables, etc.)

cyberspace

computers (telephones, TV, etc.)

information

fuel
drivers
...

electricity
users
...

正是这种本体域与喻体域之间的结构相似性构成语义转移的基础,是隐喻使用和理解的依据。

因此,我们可以说,隐喻涉及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一相似性不必预先存在,不必是客观的存在。通过将两个事物并置,隐喻可以暗示两者之间存在着事先未被注意或被发现的相似性。因此,隐喻可以传达新信息,是一种认知工具。

(四) 隐喻的主要语义特征

1. 矛盾性

隐喻语义的矛盾性指的是句子的字面意义在逻辑上或与语境的矛盾性。隐喻意义是基本语义与语境作用的结果。“夸张以不可能为能,比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74)

如果我们把隐喻定义为通过某一事物来谈论另一事物,那么每一个隐喻至少涉及两个事物。或者说,每一个隐喻中应该出现两个不同的概念。把这两个本来属于不同类属的概念通过某种句法手段并置或等同起来往往构成一种语义上的冲突,或称范畴错置。

(9) The author's writings are useful groceries.

上例中,author's writings 与 groceries 属于不同类别的事物,作者将两个属于不同类别的事物用系词等同起来,就构成了一种逻辑上的矛盾,一种语义上的冲突。再例如:

(10) The chairman plow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Black, 1962)

plough 一般与“可耕耘的”具体的事物搭配,与 discussion 搭配违反了“语义选择限制”,构成了语义矛盾,成了隐喻或其它特殊语言现象的信号。

隐喻语义的矛盾性是一种表面现象,它

实际上是隐喻的标志和信号。隐喻的理解正是透过这一表面的矛盾性而发现矛盾双方的相似性,从而真正理解隐喻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指出:(隐喻的理解)“脱若参禅之‘死在句下’,而想像女子脸颊真为桃否,女子肌肤实等玉雪,则彼女非怪物即患恶疾耳。引彼喻此,可杏欵桃欵,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脸颊,玉乎雪乎,而依然不失为人之肌肤;而而仍离,同而存异,不能取彼代此,纳此入彼”。(ibid: 106)

2. 临时性

隐喻意义的临时性指的是隐喻意义的创造性和变化特征。新隐喻的意义原来不是焦点词词义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临时性的特点。钱钟书先生指出,“《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ibid: 12)

但是,大部分的隐喻意义却作为隐喻词意义的一部分沉淀下来,流传开来。隐喻是语言意义变化,特别是多义现象产生的重要来源。

3. 模糊性

隐喻意义的模糊性主要指的是隐喻意义的理解对语境的依赖性。我们前面提到过,隐喻意义的理解过程实际上是将喻体的显著语义特征转移到本体身上。但喻体本身具有多种意义特征,隐喻真正含义的确认不但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听话者如何选择合适的喻体特征映射到本体上。如:

(11) Juliet is the sun.

sun 的特征有许多。听话者对这一隐喻

的理解不但要揣摩说话者的意图,同时要在有关“sun”的诸多显著特征中寻找到与本体对应的特征。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一种模糊的理解。或许说话者本人在使用这一隐喻时也只是一种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的模糊的、直觉的把握。

另外,某一话语是否作为隐喻来理解有时也很难明确地作出决定。尤其是说话者在保持字面意义的同时,意欲表达一种隐喻意义的情况下,即所谓的“一语双关”现象:

(12) ……一些香港和英国报刊还拿撒切尔夫人在同邓小平会见后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下不慎跌倒这件事,一语双关地说:“撒切尔夫人在同邓小平会谈时摔了跤。”

(李后《中英谈判始末》,《光明日报》97.6.18)

4. 隐喻程度性

隐喻性有程度之分。隐喻性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隐喻性极高的新鲜隐喻,另一端是已经失去隐喻性的死喻。但隐喻性程度的判断是主观的,而且没有完全“死去”的隐喻,即使是死喻,在适当的语境下还可能复活。

Goatly 根据隐喻的常规化程度分出以下几种隐喻(Goatly, 1997: 32):

1) 死喻(dead metaphor), 如 gem; a seed → mi-crobe; red herring; a spiced fish → irrelevant matter; pupil; a young student → circular opening in the eye, 这几组词其实已经成为同音词。话题与喻体之间的相似关系几乎不能重建。

2) 死寂隐喻(dead and buried), 如 clew; a ball of thread → piece of evidence; inculcate; to stamp in → indoctrinate 等, 这些词的词义之间还能建立某种联系, 但一般人已经无法看出。

3) 非活跃隐喻(inactive metaphor)。其中又分为沉睡式隐喻(sleeping metaphor)和陈旧隐喻(tired metaphor)两种。前者如 vice; depravity → gripping tool; leaf; foliage → page of a book; crane; species of marsh bird → machine for moving heavy weights 等。这些词的共同特征是仍

可看出话题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被认为是多义词。后者如 squeeze; application of pressure → financial borrowing restriction; cut; an incision → budget reduction; fox; doglike mammal → cunning person 等等。

4) 活跃隐喻(active metaphor), 如 tractor; a vehicle for pulling roads or machinery → His tractor of blood stopped thumping; icicles; hanging rod-like ice formation → He held five icicles in each hand, 这些例子中,话题随语境而变化。话题与喻体之间没有词汇关系。

Katz(1996)通过实验验证了隐喻的隐喻性程度与隐喻的常规性有关的结论。基本上某话语常规性程度越是高,其隐喻性程度就越低。下面的结果表明人们对话语常规性的感觉与喻体的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有关。

隐喻陈述	常规性平均得分
Handshakes are doorbells	1.39
Their love is a coniferous tree	1.57
Their friends are houseplants	1.61
This textbook is a wining lottery ticket	2.13
His smiles are can openers	2.13
Her wedding ring is a “Sorry, we are closed” sign	2.22
His standards are at the ceiling	4.78
That comment has the bull’s eye	4.87
She is a magnet to men	5.61
That experience was a crushing blow	5.83
Children are precious gems	6.22

(Katz, 1996: 13)

5. 系统性

隐喻涉及所在领域整个系统内部关系的转移。因此,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例如,在 Argument is war 这样一个隐喻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有关战争的词汇用来表达这一概念: attack a position, indefensible, strategy, new line of attack, win, gain ground 等等。由于我们语言中的隐喻词语与隐喻概念的对应具有系统性,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隐喻性词语来研究隐

喻概念的本质,了解人类活动的隐喻特征。

6. (语义映射的)选择性

隐喻意义是喻体和本体互动的结果。喻体的特征经过映射转移到本体上。但本体的特征决定着喻体的哪些特征可以转移,用布萊克的话来说,它起到一种“过滤”(filter)的作用,强调某些特征而抑制另外一些特征。隐喻理解过程中,喻体实际上只有部分的特征发生转移。钱钟书先生在论述隐喻的这一特征时指出,“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如 A pin has a head, but no hair; A clock has a face, but no mouth there; Needles have eyes, but they cannot see. (41)

再如:

(13) Man is a thinking reed.

这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reed 是芦苇,芦苇的语义特征包括“在水中生长”、“高大”、“茂密”、“脆弱”等等。但在这一隐喻的理解中,只有“脆弱”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所在。因此,只有喻体的部分语义特征被转移到本体身上。其它的特征则被忽略或掩盖了。所以我们可以说,隐喻对概念的组织是部分的,不是完全的,否则,完全等同就成了同一事物,也就无隐喻可言了。

7. 方向性(不对称性)

试比较以下两个例子:

(14) My butcher is a surgeon.

(15) My surgeon is a butcher.

这两个隐喻句子只是词序稍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不同,因为话题不同,喻体不同,而隐喻中,意义一般是从喻体向话题转移,所以两个隐喻句的最终意义完全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隐喻中的喻体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事物,隐喻的理解过程通过是将喻体的特征映射到本体上。如在下面的例子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喻体的特征,然后用一句话将所有这些特征转移到本体身上:

(16) 君子是水,小人是油。下厨多年,这也算
是心得。

水,视之清澈,触之凉爽,容易蒸发;尝之味淡,一抿即过。水之为用,肮脏的能洗之使洁净;凡所处,面目一新。水性能容油,一壶沸水中倾入一瓶油,不会激炸,然亦各自分别,绝不相混。水诚为君子也。

油,视之浑浊,透明度差;触之滑腻,附着力强;尝之味浓,滞留齿舌。油之为用,洁净的能污之使肮脏;凡所浸年,从此结垢。油性不容水,一锅沸油中滴入一滴水,立刻激炸,必定猛烈排除,绝不妥协。油真是小人哉。
(流沙河“君子小人之喻”《新民晚报》1998年7月12日28版)

但是,有时为了特殊的效果,喻体也可能不一定是比本体更为熟悉的事物。尤其是在诗歌中,诗人为了追求某些特殊的效果,将熟悉的事物比作相对比较陌生的事物,即我们前面提到的“陌生化”现象。

8. 不可穷尽性

隐喻意义的优点之一就是它能表达用字面语言无法表达的意义。隐喻意义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其不可穷尽性。例如莎士比亚的 Juliet is the sun, 文学研究者们争论了几百年也未能对它的准确理解达成一致意见。

Western Apache 是一个十分善于使用隐喻的民族。但大家对隐喻意义的确切意义却常常没有一致的意见。隐喻的意义往往既模糊又不可穷尽,如某一被咨询人(informant)对“Lightning is a boy”(正常语序应该是 A boy is a lightning)这一隐喻的解释:

Yes, young boys are the same as lightning. They both dart around fast and you just can't tell what they are going to do. They both act unpredictably. They never stay still. Both are always darting around from place to place. They will shoot aimlessly, too. They will both shoot anywhere, not aiming away from people's camps, not caring what they hit. That is why they both cause damage. (Basso, 1985: 249)

9. 多样性(喻有两柄或多柄)

钱钟书(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37)指

出了同一个隐喻的喻体与不同的本体相结合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即所谓的“比喻之两柄(handles)”现象。钱钟书指出,“水中映月之喻常见释书,示不可捉溺也。然而喻至道于水月,乃叹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则斥其虚妄,誉与毁区以别焉。”他还用汉语中的秤喻来说明隐喻的这一特征。在不同的场合中,秤可以用来表示以下不同的意思:

① 公平,无成见私心,如:

《论衡·自纪》曰:如衡之平,如鉴之开。

《全三国文》卷五九诸葛亮《与人书》曰:吾心如秤,不得为人作轻重。

王恽《广宣上人以诗贺放榜,和谢》:用心空学秤无私。

② 心之失正,人之趋炎,如:

《朱子语类》卷一六: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时,秤无不平,才把一物放上面,秤便不平了。

周亮工《书影》卷一零: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时而盛衰,秤者视物为低昂。

钱钟书在《管锥编》的另外两处谈到了隐喻的多边特征:“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喻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n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立应多,受常处变。”如“月,圆,明,女,各旁月性这一边也”(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39,40)。

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事物也可以有多种喻体,即一物多喻。如在戈尔德丁(William Golding)的《The Inheritors》中,“the new people”在不同的场合被描述成:cat, water, fire, famished wolf in a race, honey-drink, river and fall, wolf, honey 等等。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隐喻具有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对待某一事物的可能性。

10. 回复性

所谓的隐喻回复性,指的是“死喻”在特定语境中可以恢复其原来的字面意义。如:

(17) 大城市的厕所怎么样?面对窘境,京片子毕竟幽默:上厕所比第三者更难“插足”。

(《中国青年报》1993.8.26)

现代汉语中,“第三者插足”已经成为谈论“抢夺他人的丈夫或妻子”的代名词。在上例中,“京片子”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插足”的字面意义,使一个几乎已经“死去”的隐喻复活起来。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与“一语双关”十分相似。

当你在没有特定语境的情况下看到下面这一个句子时,你可能认为这是一句一对情人之间的山誓海盟:

(18) 牵挂你一生,爱戴你一世。

但如果告诉你这实际上是一幅黄金首饰广告时,你可能会为这一广告语设计者的巧妙构思所折服。因为广告语不但营造了一个情意浓浓的语境,而且更独具匠心地利用了“牵挂”和“爱戴”两个词组的字面意义,突出黄金首饰的使用特征和价值,令人叹服。

主要参考文献

- Aristotle. 1954. *Rhetoric and Poetics*.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 Basso, K. 1976. Wise words in Western Apache, in Lasson, R. (ed)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81.
- Beardsley, M. C. 1958. *Aesthetic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Berry, R. 1978. *The Shakespearean Metaphor,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form*. The Bowering Press Ltd.
- Black, M.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9. *More about metaphor*, in Ortony (ed).
- Conner, K. & Kogan, N. 1980. Topic-vehicle relations in metaphor: the issue of asymmetry,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
- Cooper, D. E. 1986. *Metapho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 Cormac, E. R. M. 1985.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The MIT Press.
- Embler, W., 1966. *Metaphor and Meaning*. Everett/Edwards Inc.
- Fontanier, P. 1830. *Les Figures du discours*. Paris Flammarion (1968).

- Goatly, A. 1997.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 Routledge.
- Goodman, N. 1968. *Languages of art*.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 Gumpel, L. 1984. *Metaphor reexamined — a non-Aristotelian perspectiv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ester, M. M. 1967. *The meaning of poetic metaphor*. The Hague, Mouton.
- Hoffman, R. R. 1980. Metaphor in science,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
- Honeck, R. P. & Hoffman, R. R. 1980 (ed.) *Cognition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Hillsdale.
- Johnson, M. 1980.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s of metaphor,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
- Johnson, R. G. & Malgady, R. G. 1980. Toward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metaphoric comprehension,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
- Kuhn, T. 1979. Metaphor in science, in Ortony (ed).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n, S. 1977. *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evin, S. 1988. *Metaphoric world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c Cormac, E. R. 1985.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MIT Press.
- Mio, J. S. & Katz, A. N. (eds.). 1996. *Metaphor: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d, Publishers.
- Mooij, J. J. A. 1976. *A Study of Metaphor*.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Ortony, A. (ed). 1979. *Metaphor and thought*. CUP.
- Osgood, C. E. 1980. The cognitive dynamics of synesthesia and metaphor,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
- Radman, Z. (ed). 1995. *From a metaphorical point of view: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cognitive content of metaphor*. Walter de Gruyter.
- Richards,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UP.
- Ricoeur, P. 1977. *The Rule of metaphor*.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78. The metaphoric process as cognition, imagination, and feeling, in Sacks.
- Rogers, R. 1974. *Metaphor, a psychoanalytic vie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cks, S. (ed.) 1978. *On Metaph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pir, J. D. & Crocker, J. C. (eds.) 1977. *The social use of metaphor; essay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rhetoric*. University of Penn. Press.
- Searle, J. 1978. Metaphor, in Meaning and Expression. CUP.
- Shibbles, W. A. 1971. *Metaphor;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nd history* Whitewater Wiss.: The Language Press.
- Steen, G. 1994. *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Longman.
- Turbayne, C. 1970. *The myth of metaphor*. rev. ed.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Verbrugge, R. R. 1980. Transformation in knowing: a realist view of metaphor, in Honeck and Hoffman (ed).
- White, R. M. 1996. *The structure of metaphor; the way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 works*. Blackwell.
- Wheelwright, R. 1962. *Metaphor and reali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imsatt, W. K. Jr. 1958.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 陈望道, 1978, 《修辞学发凡》,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耿占春, 1993, 《隐喻》, 东方出版社。
- 林书武, 1997, 《国外隐喻研究综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束定芳, 1995, 《亚里斯多德的隐喻理论》, 《外语研究》第 3 期。
- , 1996, 《论现代隐喻学的目标、任务和方法》, 《外国语》第 2 期。
- , 1996, 《隐喻的语用学研究》, 《外语学刊》第 2 期。
- , 1997, 《理查兹的隐喻理论》, 《外语研究》第 3 期。

(联系地址: 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 513 信箱)